

## 從老師到老師

(信報，2017年5月27日)

農曆年期間，很多舊生來探望我，無論他們離校已二、三十年，抑或是剛剛畢業，總聽到一句：「老師，你當年上課時說…」。

究竟我有沒有說過這些話，我已記憶模糊，但細想一下，不覺心寒，原來我隨便的一句，可以影響學生一生。老師們，小心說話。

小二時，由於資質魯鈍，每次考試都有六、七科不合格。班主任劉老師，教我中文，放學後特別為我補課。無論她怎樣解釋，我都不明白課文，也不明白作文的格式。有次，她解釋完後，我仍然犯了同樣的錯誤，她哭著的摑了我一掌。明天交功課，還是犯同樣的錯誤，她拿著竹間尺不斷的打我掌心，然後走到老師檯前痛哭。這一情景，我永世難忘，很想上前安慰她。真的多謝她的關顧，多謝她為我而操心，更加多謝，她晚上與我一起吃飯。

小四仍然是「滿江紅」，大部份科目不合格。楊老師派成績表時說：「你不要姓楊，你『影衰』姓楊的人」，全班大笑，我則耿耿於懷，於今仍不能忘懷當日的侮辱。小五時，同樣成績低劣。英文科柯老師特別的見了我，撫著我的頭說：「你可以做得更好，放學後我們一起溫書。」就這樣放學後專心溫習英文，我有著同樣的問題，就是無論老師如何解釋，我也不明白。最後，柯老師說：「不要問，死記，多記自然明白的。」往後英語科都在八十分以上。某年大除夕，老師叫我不早睡，看著時鐘，當新的一年來臨，舊的一年永遠不會出現。我真的做了，當新年的第一秒來臨，我整個人震撼，哭了出來，六十年代從始永別。直至現在，每個大除夕夜，我仍有這感覺。

上了大專，湯定宇老師說：「你們選擇了中文系，就要有勇氣與魄力承接將倒的中國文化」。當時，文化大革命剛結束，其他同學可能不經意這句說話，但在我來說，就成了堅持研究，不放棄學術的支柱。

初初當老師，有種飄飄然感覺，認為自己就是正確的化身，口若懸河，不思考所說。有次與舊生見面，一位已薄有成就的同學說：「老師，當年你教辯論時，我們找不到數據的來源，你叫我們隨便杜撰一個，反正沒有人求證。原來很有用的，…」同學還未說完，我立即說：「對不起，我教錯了，真的教錯了。這是欺詐，以後不能再如此！」有次聚會，同學說：「你教文學時，評品古今文章，月旦歷朝名人，我們多仰慕…」我說：「是嗎！我這樣自大嗎？其實我也沒甚麼學問，只多看幾本書而已，同學，『謙』是自我提升道德的第一步。」

我也忘記了何時開始，我教學生必須待人以誠，常與人善，思考自己是否做得最恰當，要有隨時被出賣，而仍能堅持道義的心理狀態。老師的價值觀與對事情看法，直接影響學生，也不知哪一句深深嵌入他們的心靈。老師們，慎言！